

後漢書集解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

後漢書三十一

宋 宣 城 太 守 范 曄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郭伋字細侯扶風茂陵人也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河南人與此異

高祖父解

前書云解

字分伯河內軹人徙茂陵也集解何焯曰解已族安得有後范之疏至此周壽昌曰云族乃一時官刑未必盡殄其苗裔解當時豪俠或有感恩而藏其遺孤者范去漢未遠序人世系當有所本未可遽議其疏莽何羅以謀逆被誅而馬伏波之族大興於後漢何羅罪亦在夷族者先武帝時已任俠聞父梵為蜀郡太守伋少有謙曰官本注分作翁

志行哀平間辟大司空府三遷為漁陽都尉王莽時為上谷大尹

王莽改太守為大尹集解洪頤煊曰前書地理志上谷郡莽曰朔調耿弇傳父況為朔調連率此稱上谷誤遷并州牧

更始新立三輔連被兵寇百姓震駭強宗右姓右姓猶高姓也各擁眾保

營莫肯先附更始素聞伋名徵拜左馮翊使鎮撫百姓世祖即位

拜雍州牧再轉爲尙書令數納忠諫爭建武四年出爲中山太守

明年彭寵滅轉爲漁陽太守漁陽旣離王莽之亂重曰彭寵之敗

離猶遭也民多猾惡寇賊充斥杜預注左傳曰伋到示曰信賞糾戮渠

帥盜賊銷散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勒士馬設攻守之

略匈奴畏憚遠迹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在職五歲戶口增倍後

潁川盜賊羣起九年徵拜潁川太守集解惠棟曰趙岐三輔決錄云茂陵郭伋爲潁川化如時

兩召見辭謁因辭而謁見也帝勞之曰賢能太守去帝城不遠河潤九里

冀京師并蒙福也莊子曰河潤九里澤及三族集解惠棟曰陸德明云河從乾位來乾陽數九也君雖精

於追捕而山道險阨自關當一土耳深宜慎之伋到郡招懷山賊

陽夏趙宏陽夏縣名屬陳國夏公雅反集解先謙曰注見馮異傳襄城召吳等數百人皆束

手詣伋降悉遣歸附農集解通鑑胡注附農附于農籍也因自劾專命謂擅放降賊也帝

美其策不巳咎之後宏吳等黨與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

不期俱降駱驛不絕

駱驛連續

十一年省朔方刺史屬并州帝曰盧芳

據北土迺調伋為并州牧過京師謝恩帝即引見并召皇太子諸

王宴語終日賞賜車馬衣服什物伋因言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

俊不宜專用南陽人

集解惠棟曰通鑑云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伋言及之

帝納之伋前在

并州素結恩德及後入界所到縣邑老幼相攜逢迎道路所過問

民疾苦聘求耆德雄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

禮記曰謀於長者必操几

杖以從之集解先謙曰書鈔七十二引續漢書云分祿以養之

始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

百各騎竹馬

集解玉補曰史通暗惑云晉陽無竹古今共知假令傳檄它方益亦事同大夏訪知商賈不可多得況在

童孺彌復難求羣戲而乘如何克辦然史記趙世家毋即道次迎

剖竹得朱書貨殖傳山西饒材竹則晉陽未嘗無竹也

拜伋問兒曹何自遠來也

曹輩

對曰聞使君到喜故來奉迎伋辭謝

之及事訖諸兒復送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伋謂別駕從事計

日當告之

集解劉放曰案文多一當字上文問者可云當此下文著當字無理先謙曰類聚五十文選沈約齊安陸昭王

碑文注引續漢書並行部既還先期一日伋為違信於諸兒集解

無當字劉說是也集解曰東觀記伋念負諸童兒違猶負也伋念先期遂止於野亭須期

而入是為負信于諸兒蔣杲云違當作違非也

適入是時朝廷多舉伋可為大司空帝已并部尚有盧芳之傲集解

也且匈奴未安欲使久於其事故不召集解洪頤煊曰鄭興傳建

年上疏云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空者而不以

時定則公卿之舉伋為大司空當在九年以前迄十一年而尚未

定伋知盧芳風賊也集解難卒已力制常嚴烽候明購賞已結寇心

芳將隋昱集解劉放曰案隨字至隋時遂謀脅芳降伋芳適亡入

匈奴伋已老病上書乞骸骨二十二年徵為太中大夫賜宅一區

及帷帳錢穀已充其家伋輒散與宗親九族無所遺餘明年卒時

年八十六帝親臨弔賜冢塋地杜詩字君公河內汲人也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

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為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

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勅曉不改遂格殺廣還曰狀

聞世祖召見賜曰榮戟漢雜事曰漢制假榮戟以代斧鉞崔豹古

刻偶無復典刑以赤油韜之亦謂之油戟亦曰榮戟王復使之河

東誅降逆賊楊異等詩到大陽大陽縣名屬河東郡集

北度集解惠棟曰規當作規淮南子云心知迺與長史急焚其船

部勒郡兵將突騎趁擊斬異等賊遂翦滅拜成皋令成皋縣屬河

汜水縣是集解先謙曰在視事三歲舉政尤異再遷為沛郡都尉

轉汝南都尉所在稱治七年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已

誅暴立威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為農器排音蒲拜反

以吹炭今激水以鼓之也排當作棄古字通用也集解治鑄者為排

先謙曰官本考證云棄字諸本皆誤作棄從宋本改用力少見

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

召信臣比室猶比屋也前書曰召信臣字翁卿九江壽春人也故

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詩自己無勞不安久居大郡

求欲降避功臣迺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偃兵修文羣

帥反旅

反旅謂班師也

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

威侮二垂

譬猶曉也威虐也侮慢也二垂謂西與北也

陵虐中國邊民虛耗不能自守

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解甲櫜弓也

櫜韜也音高詩曰載櫜弓矢也

夫勤而

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怨恨之師難復責功臣伏觀將帥之情

功臣之望冀一休足於內郡

休足止行役也

然後卽戎出命不敢有恨臣

愚曰爲師克在和不在眾

春秋左氏傳文也

陛下雖垂念北邊亦當頗泄

用之

世猶雜也

昔湯武善御眾故無忿驚之師

驚擊也湯武順天應人其所征討皆弔伐而已

故無忿怒

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鳧藻

言其和睦歡悅如鳧之戲

於水藻也

集解惠棟曰注見劉陶傳

今若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

壘軍壁厲

勉士卒之復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

復謂優寬也音福續漢志曰羽林郎秩比三百石掌侍從

宿衛言士卒得比於郎則人百其勇何者天下已安各重性命大臣已下咸懷樂土

不讐其功而厲其用無已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已俟振旅之

臣重複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競而忘死乘城

拒塞之吏集解惠棟曰李奇云乘守也韋昭云乘登也不辭其勞則烽火精明守戰堅

固聖王之政必因人心今猥用愚薄塞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

伏自惟忖本已史吏一介之才史吏謂初爲郡功曹也書曰如有

周壽昌曰案一切經音義十五引易劉瓛注云介微也虞翻易注云介纖也孟子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左傳一介行李

唐王勃滕王閣序一介書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間

生卽此似不宜引一介臣集解劉放曰案收養無義合作牧養二漢通謂守令爲牧養也奉職無效久

超受大恩收養不稱竊祿位令功臣懷愠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陛下殊恩未

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虛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

受小職及臣齒壯力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

雖析珪受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不許之詩雅好

推賢集解先謙曰疏薦伏湛見湛傳數進知名士清河劉統及魯陽長董崇等初

禁網尚簡但已璽書發兵未有虎符之信詩上疏曰臣聞兵者國

之凶器聖人所慎舊制發兵皆已虎符其餘徵調竹使而已符策

合會取為大信所已明著國命斂持威重也說文曰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

合前書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音義曰銅虎第一

至第五發兵遣使符合乃聽之竹使符以竹五寸鐫刻篆書亦第一

周禮注云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間者發兵但用璽書或已詔令

如有姦人詐偽無由知覺愚已為軍旅尚興賊虜未殄徵兵郡國

宜有重慎可立虎符已絕姦端昔魏之公子威傾鄰國猶假兵符

已解趙圍若無如姬之仇則其功不顯秦昭王已破趙長平又進

號信陵君其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平原君數遣公子書請救于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眾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

原君使者相屬謂公子曰今邯鄲旦暮降秦魏救不至獨不憐公子姊耶公子患之過侯嬴問之嬴屏人語曰嬴聞晉鄙兵符常在

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藏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姬爲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口以請如姬姬必諾公子從其計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於事有煩而不可省費而不得已蓋謂此也書奏從之詩身雖在外盡心朝廷讜言善策隨事獻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十四年坐遣客爲弟報仇被徵會病卒司隸校尉鮑永上書言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詔使治喪郡邸賻絹千匹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賻絹七千匹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也曾祖霸元帝時爲侍中奮少從劉歆

受春秋左氏傳歆稱之謂門人曰吾已從君魚受道矣

言君魚之道已過於

已也集解惠棟曰孔子通左氏傳義詰訓序云君魚少從劉子駿受春秋左氏傳其于講業最明精究其義子駿自以才學不若也其或訪經傳于子駿輒曰幸問孔君魚吾已還從之諮道矣由是大以春秋見稱當世先謙曰官本注也作矣奮與老母幼弟避兵河西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請奮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八年賜爵關內侯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七年詔書以奮在姑臧治有絕迹賜爵關

內時天下擾亂唯河西獨安而姑臧稱為富邑通貨羌胡市日四

合古者為市一日三合周禮曰大市日側而市百族為主朝時而市百賈為主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為主今既人貨殷繁故一日

也四合每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

母孝謹雖為儉約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廣雅曰茹食也集解

惠棟曰續漢書云妻子飲食但葱韭陶潛云夫人情莫不欲厚其

親然亦有分焉奮則難繼能致儉以至其義者鮮矣蘇輿曰菜茹

平列史記公儀子相魯食茹而美漢書食貨志還廬樹桑菜茹有

畦王莽傳雖生菜茹而人不食顏注並云茹所食之菜晰晁初學

記引東觀記趙孝夫婦先食菜茹令弟妻同食飯据此知茹不

專訓食章懷注非馬融廣成頌芳茹甘茶章懷注茹菜也不誤時

天下未定士多不修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眾人所笑或曰為身

處脂膏不能已自潤集解惠棟曰周易屯之九五云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漢書谷永傳引此文孟康注云膏

者所以入潤肌膚爵祿亦所以養人也君吝則凶臣吝嗇則吉畜

守姑臧賜爵關內侯爵祿可謂厚矣而猶儉約益苦東觀記所云

置脂膏中亦不能自潤然為人徒益苦辛耳集解劉放曰案文奮臣義當如是此謂小貞吉也

既立節治貴仁平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七十八續漢書云奮以仁義為治抑強扶弱太守梁統深

相敬待不曰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集解正文臺曰類聚五十續漢書云

常迎於大門敬以師友書鈔七十八同

隴蜀既平河西守令咸被徵召財貨連轂彌

竟川澤唯奮無資單車就路姑臧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

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共報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

已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而已一無所受既至京師除武都郡丞

時隴西餘賊隗茂等

集解惠棟曰茂器族人見西南夷傳

夜攻府舍殘殺郡守賊畏

奮追急迺執其妻子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妻時在郡

欲已爲質奮年已五十唯

有一子終不願望遂窮力討之吏民感義莫不倍用命焉郡多氏

人

集解惠棟曰武都即白馬氏之地

便習山谷其大豪齊鍾留者爲羣氏所信向

奮迺率厲鍾留等令要遮鈔擊共爲表裏賊窘懼逼急迺推奮妻

子已置軍前冀當退卻而擊之愈厲遂禽滅茂等奮妻子亦爲所

殺世祖下詔褒美拜爲武都太守奮自爲府丞已見敬重及拜太

守舉郡莫不改操爲政明斷甄善疾非也甄明見有美德愛之如親

其無行者忿之若仇郡中稱爲清平弟奇游學洛陽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奮篤

於骨肉弟奇在洛陽爲諸生分俸祿以供給其糧用四時送衣下

至脂燭每有所食甘美輒分減以遺奇杜補詩此人以爲出華嚴經并

奮弓奇經明當仕上病去官守約鄉閭卒於家奇博通經典作

春秋左氏刪刪定其義也集解惠棟曰孔子通左氏傳義詰訓序

好儒術淡忽榮祿不願從政遂刪撮左氏傳之難者集爲義詰發

伏闕幽讚明聖祖之道以祛後學著書未畢而早世不永宗人子

通痛其不遂惜茲大訓不行于世乃校其奮晚有子嘉官至城門

篇目各如本第并序答問凡三十一卷

校尉作左氏說云說猶今之疏也

張堪字君游南陽宛人也爲郡族姓堪早孤讓先父餘財數百萬

與兄子年十六受業長安志美行厲諸儒號曰聖童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治梁

邱易才美而高京師號曰聖童世祖微時見堪志操常嘉焉及卽位中郎將來欽

薦堪召拜郎中三遷爲謁者使送委輸縑帛并領騎七千匹詣大

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

集解通鑑胡注時成都未破先署蜀郡太守以

招懷蜀人先謙曰東觀記云堪守蜀郡公孫述遣擊之堪有同心之士三千人相謂曰張君養我曹爲今日也乃選擇水軍三百人

斬竹爲箄渡

水遂免難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

說述必敗

集解惠棟曰說如字

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初漢軍糧盡具舟將

退謂堪曰禍將至矣軍有七日糧而轉輸不

至必爲虜擒不如退也堪乃止之與傳與

出戰死城下成都既拔堪先入據其城

集解先謙曰漢先遣檢閱堪人成都鎮撫吏民

庫藏收其珍寶悉條列上言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府藏珍寶皆有簿券

秋毫無私

秋毫也慰撫吏民蜀人大悅在郡二年徵拜騎都尉後領驃騎將軍杜

茂營擊破匈奴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吏民皆

樂爲用匈奴嘗召萬騎入漁陽堪率數千騎奔擊大破之郡界已

靜迺於狐奴開稻田八千餘頃勸民耕種已致殷富百姓歌曰桑

無附枝麥穗兩岐

集解通鑑胡注蠶月既採桑斫去繁枝留其特長者則來年桑特茂盛麥率一莖一穗無兩岐

者故以張君為政樂不可支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帝嘗召見

諸郡計吏為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

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集解惠棟曰

其屬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

句讀捲握猶掌握也謂珠玉之類也集解惠棟曰前書食貨志云晁錯

云珠玉金銀其為物輕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

患之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甚也拜

顯為魚復長魚復縣屬巴郡故城在今夔州人復縣北赤甲城是

令也漁陽方徵堪會病卒帝深悼惜之下詔褒揚賜帛百匹集解惠棟

光武詔曰平陽丞李善稱張堪于故令范遷令人面熱汗出其賜

堪家新綿百匹以表廉吏是則稱堪者不獨樊顯也李善字次孫

見獨行傳范遷字公閭永平中為司徒詔云故令范遷疑有誤也

蘇輿曰虞延於永平八年代范遷為司徒見延傳蓋遷初為令後

至司徒也故字統生死言之如楊震傳故太尉震陰興傳永平詔

稱故侍中衛尉關內侯興此謂物故者也春秋繁露郊事對臣湯

承制以郊事問故膠東相董仲舒張楷傳順帝詔云故長陵令張

楷班固傳竊見故司空掾桓梁伏湛傳杜詩奏故大司徒陽都侯

伏湛廉范傳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鄭玄傳應劭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仲遠此類甚多並屬生者為言詔詞故令非

誤先謙曰我朝文書生者稱前任死者稱原任較有分別

廉范集解惠棟曰陶潛孝傳作范古字通字叔度京兆杜陵人趙將廉頗之後也漢

興曰廉氏豪宗自苦陘徙焉苦陘縣屬中山國世為邊郡守或葬

隴西襄武故因仕焉曾祖父襄集解惠棟曰見劉輔傳百官公卿表云襄字子上成哀間

為右將軍祖父丹王莽時為大司馬庸部牧王莽改益州為庸部皆有名前

世范父遭喪亂客死於蜀漢范遂流寓西州謂巴蜀也西州平歸鄉里

年十五辭母西迎父喪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范辭母入蜀迎父喪母憐其小謂曰汝家惟汝一身遭世亂恐

滅絕不得奉宗祀今僅得全奈何復棄我遠去范固自請母不能止遂與客俱西入蜀蜀郡太守張穆丹之

故吏迺重資送范范無所受與客步負喪歸葭萌葭萌縣名屬廣漢郡今利州益

昌縣即漢葭萌地也集解先載船觸石破沒范抱持棺柩遂俱沈

謙曰在今保寧府昭化縣南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晉壽水有眾傷其義鉤求得之集解惠棟

溺集解惠棟曰水經注晉壽水有眾傷其義鉤求得之集解惠棟

眾相與共鉤求一日乃療救僅免於死穆聞復馳遣使持前資物

得共抱慝良久乃蘇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穆持筒中布數篋與范范歸

追范范又固辭

曰石生堅蘭生香前後相違不忍行也遂不受歸

葬服竟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初范之入蜀以良田百餘頃屬故吏毛仲范歸仲子叔奉仲遺命以田歸范范以物無常主在人即有推

田與之詣京師受業事博士薛漢漢字公子京兆隴西二郡更

請召皆不應永平初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范為功曹

也

謁請會融

為州所舉案舉其罪案驗之范知事譴難解欲曰權相濟迺託病求去融

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

幾融果徵下獄集解惠棟曰會稽典錄云盛吉字君達山陰人司

廷尉前後考驗歷歲不服明帝下三府遺精能據吏更就考劾到

詔獄但赦主者供湯沐飲食不去問事明日復往解融桎梏安徐

以情實告曰君若無威強見誣枉君其列辭當相仰范遂得衛侍

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迺謂曰卿何似我故功

曹邪范訶之曰君困厄脅亂邪

鄭玄注禮記曰語遂絕融繫出困

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致南陽

集解先謙曰官本致作至

葬畢迺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

楚王英謀反也

故人門生莫敢

視范獨往收斂之吏曰聞顯宗大怒召范入詰責曰薛漢與楚王

同謀交亂天下范公府掾不與朝廷同心而反收斂罪人何也范

叩頭曰臣無狀愚戇已為漢等皆已伏誅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

坐

老子曰善人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為善人之資也

帝怒稍解問范曰卿廉頗後邪與右

將軍褒大司馬丹有親屬乎范對曰褒臣之曾祖母臣之祖也帝

曰怪卿志膽敢爾因賞之

貫赦也

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為雲

中太守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范為溫令數月遷雲中太守

會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

虜人過五千人

集解劉攽曰案文上人當作入

移書傍郡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故事虜出度五千人乃移

書傍郡求助吏曰今虜

吏欲傳檄求救

集解惠棟曰後語云文二尺檄許慎云

檄尺

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遂選精兵自虜將出至近縣台老弱城守而追之

眾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熱火營中星

列用兩炬交縛如十字熱其三頭手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

驚待旦將退范迺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蓐食早起食於寢蓐中也斬首數百

級虜自相躡藉死者千餘人躡藉也藉相蹈藉也由此不敢復向雲中後頻

歷武威武都二郡太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集解先謙曰書鈔七十五華嶠書云范為

武原太守下車申明賞罰誅鋤姦猾表用良吏武下原字未知是否建初中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

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曰淳厚不受儉薄之說成都民物豐盛邑

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而更相隱蔽燒者日屬范迺毀

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為便迺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

禁火民安作平生無襦今五袴作協韻音則護反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作厝在蜀數年

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百姓皆喜家坐法免歸鄉里集解惠棟曰

得其願時生子皆以廉名者千數州所考遺終兄郡吏鳳侯楊終傳范為終終為游說坐徙北地范世在邊廣田地積財粟悉以賑宗族

朋友肅宗崩范奔赴敬陵時廬江郡掾嚴麟奉章弔國俱會於路

麟乘小車塗深馬死不能自進范見而愍然命從騎下馬與之不

告而去麟事畢不知馬所歸迺緣蹤訪之集解王會汾曰監本作緣縱謂縱馬任其所之

隨後訪之也諸本或作蹤則上下文義不貫從監本義長惠或謂

麟曰故蜀郡太守廉叔度好周人窮急今奔國喪獨當是耳麟亦

素聞范名已爲然即牽馬造門謝而歸之世伏其好義然依倚大

將軍竇憲已此爲譏卒於家初范與洛陽慶鴻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洛陽亭長爲

刎頸交時人稱曰前有管鮑後有慶廉鴻慷慨有義節位至琅邪

會稽二郡太守集解惠棟曰干寶搜神記何敞吳郡人少好道義隱居里以大旱民物憔悴太守慶鴻遣戶曹掾致

謁奉印綬煩守無錫敞不受追歎而言曰郡界有災安能得懷道

因跋涉之縣駐明星屋中蝗蝻消死敞即遁去後舉方正皆不就

卒于家所在有異迹

論曰張堪廉范皆已氣俠立名觀其振危急赴險阨有足壯者堪

之臨財范之忘施亦足曰信意而感物矣

信音伸

若夫高祖之召樂

布

樂布梁人為人所略賣為奴梁王彭越贖為梁大夫使于齊漢召彭越以謀反夷三族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還奏事彭越頭

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布曰今漢一徵兵于梁彭王不行而疑曰為反則人人自危也上乃釋布拜為都尉

也明帝之引廉范加怒曰發其志就戮更延其寵聞義能徙誠君

道所向然情理之樞亦有開塞之感焉

戶之開闔必由於樞情之通塞必在於感然高帝明

帝初怒樂布廉范後感其義而赦之集解先謙曰官本然作言

王堂字敬伯廣漢人也

集解先謙曰郫縣在初舉光祿茂才

舉之為茂才也

遷穀城令治有名迹

穀城縣屬東郡故城在今濟州東阿縣東集解先謙曰今泰安府東阿縣

治永初中西羌寇巴蜀為民患

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永初三年梁州羌反入漢中殺太守董炳擾

動巴詔書遣中郎將尹就攻討連年不克三府舉堂治劇拜巴郡

太守堂馳兵赴賊斬虜千餘級巴庸清靜吏民生為立祠

庸即上庸縣也

故城在今房州清水縣西也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堂初臨郡進賢達士舉孝子嚴永隱士黃錯名儒陳髦俊士張瑁皆至大位先

謙曰上庸縣在今鄖陽府竹山縣東南 刺史張喬表其治能遷右扶風安帝西巡阿

母王聖中常侍江京等並請屬於堂堂不爲用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帝舅車騎將

軍閭顯大將軍竇憲中常侍江京等屬託輒拒之 掾史固諫之堂曰吾蒙國恩豈可爲權

寵阿意已死守之阿曲也 即日遣家屬歸閉閣上病果有証奏堂者

會帝崩京等悉誅堂已守正見稱永建二年徵入爲將作大匠四

年坐公事左轉議郎續漢志曰議郎秩六百石無員復拜魯相政存簡一至數年

無辭訟遷汝南太守搜才禮士不苟自專迺教掾史曰古人勞於

求賢逸於任使故能化清於上事緝於下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

集解先謙曰官本考證曰職字應照宋本作識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任主簿

應嗣集解惠棟曰鍾旣良吏傳堂爲汝南太守屬城多閭弱堂簡選四部都郵奏免四十餘人以陳蕃爲功曹應嗣爲主簿

庶循名責實集解惠棟曰語見慎子 察言觀効焉自是委誠求當不復妄有

辭教郡內稱治時大將軍梁商及尙書令袁湯曰求屬不行竝恨

之後廬江賊進入弋陽界堂勒兵追討即便奔散而商湯猶因此

風州奏堂在任無警免歸家年八十六卒遺令薄斂瓦棺曰葬子

穉清行不仕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堂長子傅少子稚稚字叔起

常終不詣年八十一卒門人錄其本行謚曰憲父癸未詔書以安車聘請會已亡曾孫商益州牧劉焉曰

爲蜀郡太守有治聲集解惠棟曰華陽國志博子遵遵子商字文

太守商勸璋攬奇援傳甚善

匡救薦致名士皆至州右職蘇章字孺文扶風平陵人也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八世祖建武帝

時爲右將軍前書曰建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中

非蘇武後矣注引中祖父純字桓公有高名性強切而持毀譽執

也執毀譽之論士友咸憚之至迺相謂曰見蘇桓公患其教責人

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爲大人大人長老之稱言尊事之也集解惠

南陽大人是也永平中爲奉車都尉竇固軍出擊北匈奴車師有

功集解劉攽曰案賈固自為奉車都尉蘇純但從之耳為當作從封中陵鄉侯官至南陽太守章

少博學能屬文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一百三十五御覽七百十二引謝承書蘇章字士成北海人負笈追師不遠萬里

安帝時舉賢良方正對策高第為議郎數陳得失其言甚直出為

武原令武原縣屬楚國故城在今泗州下邳縣北集解先謙曰在今徐州府邳州西北八十里邳口社時歲飢輒

開倉廩活三千餘戶順帝時遷冀州刺史故人為清河太守章行

部案其姦賊迺請太守為設酒肴集解惠棟曰三輔決錄云案陳得其好貨乃設酒接以溫顏

平王之好甚歡集解先謙曰官本王作生是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獨有二

天集解通鑑胡注謂章必能覆蓋其惡也章曰今夕蘇孺文與故人飲者私恩也明

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舉正其罪州境知章無私望風畏

肅換為并州刺史已折折權豪忤旨坐免集解先謙曰官本上折作摧是隱身鄉

里不交當世後徵為河南尹不就時天下曰敝民多悲苦論者舉

章有幹國才朝廷不能復用卒於家兄曾孫不韋

不韋字公先父謙初為郡督郵時魏郡李膺為美陽令與中常侍

具瑗交通貪暴為民患前後監司畏其勢援莫敢糾問集解先謙曰官本札

糾及謙至部案得其臧論輸左校謙累遷至金城太守去郡歸鄉

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

屬為司隸校尉收謙詰掠死獄中屬父因刑其尸曰報昔怨集解先謙

曰官本父不韋時年十八徵詣公車會謙見殺不韋載喪歸鄉里

瘞而不葬仰天歎曰伍子胥獨何人也子胥父伍奢為楚王所殺子胥復仇鞭平王之尸解

見寇迺藏母於武都山中武都郡名其地在今成州上祿縣界有仇池山東西懸絕壁立百仞故藏於其

也遂變名姓盡曰家財募劍客邀屬於諸陵間不剋會屬遷大司

農時右校尉膺在寺北垣下說文云膺尉橐藏音工外反垣不韋

與親從兄弟潛入膺中夜則鑿地盡則逃伏如此經月遂得傍達

膺之寢室出其牀下值膺在廁因殺其妾并及小兒留書而去膺

大驚懼迺布棘於室曰板藉地一夕九徙雖家人莫知其處每出

輒劍戟隨身壯士自衛不韋知屬有備迺日夜飛馳竟到魏郡掘

其父阜冢斷取阜頭曰祭父墳又標之於市曰李君遷父頭焉匿

不敢言而自上退位歸鄉里私掩塞冢鄉捕求不韋歷歲不能得

憤悲感傷發病嘔血死集解先謙曰官本嘔作歐同不韋後遇赦還家迺始改

葬行喪士大夫多譏其發掘冢墓歸罪枯骨不合古義唯任城何

休方之伍員集解惠棟曰公羊傳論伍員云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為可以復讐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休推

公羊之義以不章復讐合于古義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曰子胥雖云逃命而見用

彊吳憑闔廬之威因輕捍之眾集解先謙曰官本提作悍是雪怨舊郢曾不終

朝而但鞭墓戮尸曰舒其憤竟無手刃後主之報豈如蘇子單特

子立靡因靡資強仇豪援據位九卿城闕天阻官府幽絕埃塵所

不能過霧露所不能沾不韋毀身憔悴出於百死冒觸嚴禁陷族

禍門雖不獲逞爲報已深況復分骸斷首已毒生者也毒苦使屬懷

忿結不得其命猶假手神靈已斃之也力唯匹夫功隆千乘比之

於員不曰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後太傅陳蕃辟不應爲郡五官掾

初弘農張奐睦於蘇氏而武威段熲與屬素善後奐類有隙及類

爲司隸曰禮辟不韋不韋懼之稱病不詣類既積憤於奐因發怒

迺追咎不韋前報屬事曰爲屬表治謙事被報見誅君命天也而

不韋仇之又令長安男子告不韋多將賓客奪舅財物遂使從事

張賢等就家殺之迺先曰鳩與賢父曰若賢不得不韋便同飲此

賢到扶風郡守使不韋奉謁迎賢即時收執并其一門六十餘人

盡誅滅之諸蘇曰是衰破又段熲爲楊球所誅集解先謙曰官本

案段熲事具載陽球本傳諸本並天下曰爲蘇氏之報焉楊作陽王會汾云

誤作楊今改正又官本作及是羊續字興祖太山平陽人也集解洪亮吉日平其先七世二千石

陽縣中興時省

卿校祖父侵

集解惠棟曰一作侵

安帝時司隸校尉

集解惠棟曰安帝時河南尹缺公卿皆舉鄧鈞

李邵獨薦侵

父儒桓帝時爲太常續曰忠臣子孫拜郎中

集解先

見邵別傳

臣即中臣忠中通作見趙典傳去官後辟大將軍竇武府及武敗坐黨事禁錮十

餘年幽居守靜及黨禁解復辟太尉府四遷爲廬江太守

集解汪

初學記二十一引謝承書云爲廬江太守以清率下半年月一炊惟

臥一幅布幬幬穿敗糊紙以補之御覽四百二十五六百九十九同

書鈔三十八引幬作後揚州黃巾賊攻舒焚燒城郭續發縣中男

子二十日上皆持兵勒陳其小弱者悉使負水灌火會集數萬人

并執力戰大破之郡界平後安風賊戴風等作亂

安風縣屬廬江郡續復

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渠帥其餘黨輩原爲平民也

原免賦與

佃器使就農業中平三年江夏兵趙慈反叛殺南陽太守秦頡攻

沒六縣拜續爲南陽太守當入郡界迺羸服間行侍童子一人觀

歷縣邑探問風謠然後迺進其令長貪潔吏民良猾悉逆知其狀

郡內驚竦莫不震懾迺發兵與荊州刺史王敏共擊慈斬之獲首

五千餘級屬縣餘賊竝詣續降續為上言宥其枝附集解惠棟曰枝黨及附賊

也者賊既清平迺班宣政令候民病利損於人曰病百姓歡服時權

豪之家多尚奢麗續深疾之常敝衣薄食車馬羸敗集解汪文臺曰御覽三百

六十九謝承書云續為南陽太守志在矯俗衰不下膝彈琴出肘八百五十五引云鹽政共一壺書鈔百四十六同府丞嘗

獻其生魚續受而懸於庭丞後又進之續迺出前所懸者曰杜其

意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三十八御覽四百二十五九百三十六謝承書云續好啖生魚府丞焦儉以三月望餽鯉魚一頭續不為

意而懸之于庭少有皮骨明年三月儉復致一續妻集解惠棟曰枚續乃出所懸枯魚以示儉遂終身不復食續妻集解惠棟曰續妻濟北星重女

案星姓惟見此後與子祕俱往郡舍集解先謙曰續閉門不內官本往作詣

妻自將祕行其資藏唯有布衾敝祗裯鹽麥數斛而已說文曰祗裯短衣也

廣雅云即齋祿也祗音丁奚反裯音丁勞反顧敕祕曰吾自奉若此何曰資爾母乎使

與母俱歸六年靈帝欲召續為太尉集解惠棟曰袁山松漢書時云太尉劉虞讓位於續

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

集解何焯曰東疑作西先謙曰書鈔四十謝承書類聚六十七書鈔

百二十九御覽六百九十

三袁山松書並作東園 令中使督之名爲左騶

騶騎士也其所之往

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迺坐使人於單席舉組袍曰示之

組故

集解惠棟曰范泰古今善言云續出黃紙補袍以示使者時人謠曰天下清苦羊興祖

曰臣之所資唯斯而

已左騶白之帝不悅曰此故不登公位而徵爲太常未及行會病

卒時年四十八遺言薄斂不受賄遺

集解汪文臺曰書鈔三十八引謝承書云病困謂子祕曰

吾有馬一匹賣以買棺牛車一乘載喪勿受郡送也

舊典二千石卒官賻百萬府丞焦儉遵

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美敕太山太守曰府賻錢賜續家云

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也

聊城今博州縣

舉孝廉再遷爲京兆令

集解

曰案無京兆縣又未可爲尹明多兆字是河南京縣令也有政理先謙曰劉說是京縣在今開封府滎陽縣東南二十一里

迹舊交阯土多珍產明璚翠羽犀象瑋珣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

出

說文曰璚珠之不圓者異物志曰翠鳥形似鸞翬赤而翠青其羽可以爲飾廣雅曰瑋珣形似龜出南海巨延州也

前後

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輒復求見遷代

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

天將軍靈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

訊其反狀咸言賦斂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遙遠告冤無所民

不聊生自活集解劉攽曰案文自活非本傳文是注以解聊生耳故聚爲盜賊琮卽移書告

示各使安其資業招撫荒散蠲復徭役集解先謙曰官本役作役誅斬渠帥爲

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歲間蕩定百姓曰安巷路爲之歌曰

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集解通鑑胡注言吏不敢過民家而飯也飯扶

晚反在事三年爲十三州最徵拜議郎時黃巾新破兵凶之後郡縣

重斂因緣生姦詔書沙汰刺史二千石更選清能吏迺琮爲冀

州刺史集解惠棟曰案蜀志太常劉焉檄靈帝政治衰缺王室多故乃建議言刺史太守貨賂爲官割剖百姓以致離叛可

選清名重臣以爲牧伯鎮安方夏注續漢書曰是時用劉虞爲幽

州劉焉爲益州劉表爲荊州賈琮爲冀州虞等皆海內清名之士

或從列卿尚書以選為收伯各以本秩居任云云而靈帝紀于中
平五年亦云是歲改刺史新置牧則琮時為冀州牧不當仍稱刺
史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集解惠棟曰風俗通今刺史行部號
傳車魏志云漢刺史稱傳車其吏言
從事居無常治續志大使車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
立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導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曰自掩塞乎迺命御者褰
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唯瘞陶長濟
陰董昭觀津長梁國黃就當官待琮於是州界翕然靈帝崩大將
軍何進表琮為度遼將軍卒於官

陸康字季寧吳郡吳人也祖父績在獨行傳父衰集解惠棟曰世
系云衰字叔明

有志操連徵不至康少仕郡曰義烈稱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康
少倬孝弟勤修操行太守

李肅察孝廉肅後坐事伏法康敏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康
戶送喪還潁川行服禮終舉茂才刺史臧旻舉為茂才除高成令

高成縣屬渤海郡也集解先謙曰縣在邊垂舊制令戶一人具弓

弩集解惠棟曰崔豹古今注云伍伯一曰戶伯漢制兵吏五
人一戶竈置一伯漢諸公行則戶伯率其伍以導引也曰備

不虞不得行來

行來猶往來也

長吏新到輒發民繕修城郭康至皆罷遣

百姓大悅曰恩信爲治寇盜亦息州郡表上其狀光和元年遷武

陵太守轉守桂陽樂安二郡所在稱之時靈帝欲鑄銅人而國用

不足適詔調民田畝斂十錢而比水旱傷稼百姓貧苦康上疏諫

曰臣聞先王治世貴在愛民省徭輕賦曰寧天下除煩就約曰崇

簡易

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而天下之理得矣

故萬姓從化靈物應德末世衰主窮

奢極侈造作無端興制非一勞割自下曰從苟欲

勞苦割剝於下人也

故黎

民吁嗟陰陽感動陛下聖德承天當隆盛化而卒被詔書畝斂田

錢鑄作銅人伏讀惆悵悼心失圖

策解惠棟曰左傳文

夫什一而稅周謂之

徹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

萬世而行也故魯宣稅畝而蟻災自生

公羊傳曰初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何休注云宣公

無恩信於人人不肯盡力於公田起履踐案行擇其畝穀好者稅取之蟻蠡子也公羊傳冬蟻生此言蟻生何上變古易常也注云

上謂宣公變易公田舊制而稅畝也集解惠棟曰鄭元論語注云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哀公增賦而孔子非之左傳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私於冉有曰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集解王會汾曰注以字監本作益案左氏傳本作以今從原文改正

人捐捨聖戒自蹈亡王之法哉

謂秦始皇鑄銅人十二卒致滅亡也

傳曰君舉必書

書而不法後世何述焉陛下宜留神省察改倣從善已塞兆民怨恨之望書奏內倖因此譖康援引亡國已譬聖明大不敬檻車徵詣廷尉侍御史劉岱典考其事岱爲表陳解釋免歸田里復徵拜議郎會廬江賊黃穰等與江夏蠻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縣拜康廬江太守康申明賞罰擊破穰等餘黨悉降帝嘉其功拜康孫尙爲郎中獻帝卽位天下大亂康蒙險遭孝廉計吏奉貢朝廷詔書策勞加忠義將軍秩中二千石時袁術屯兵壽春部曲飢餓遣使求委輸兵甲康曰其叛逆閉門不通內修戰備將自禦之術大怒

遣其將孫策攻康

集解惠棟曰吳志策昔曾詣康康不見使主簿接之策常銜恨銜遣策攻康謂曰前錯用陳紀

每恨本意不遂今若得康廬江真卿有也

圍城數重康固守吏士有先受休假者

集解

曰漢律吏五日得一沐言休息以洗浴也

皆遁伏還赴暮夜緣城而入受敵二年城

陷月餘發病卒年七十宗族百餘人遭離飢厄死者將半朝廷愍

其守節拜子儁為郎中少子績仕吳為鬱林太守博學善政見稱

當時幼年曾謁袁術懷橘墮地者也有名稱

績字公紀吳志有傳

贊曰伋牧朔藩信立童昏詩守南楚

集解官本考證曰守字監本作定從宋本改正蘇輿曰南

楚謂南陽南陽屬荊州春秋演孔圖卯金刀名為劉中國東南出

荊州謂光武起南陽也鄭興傳興說更始曰陛下起自荆楚更始

亦起南陽故云民作謠言奮馳車乘堪駕毀轅范得其朋

廉范遷蜀郡太守百姓便之蜀在西南故曰得朋也集解堂任良肱

謂委任功曹何焯曰得朋謂與慶鴻為刎頸交也注誤

陳蕃主簿應

郭杜孔張廉王蘇羊賈陸列傳第二十一

終

後漢書三十一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一校補

郭伋傳省朔方刺史屬并州錢大昭曰武帝置刺史十三人成帝更爲收京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元

壽二年復爲牧經王莽變革建武元年復置牧十八年罷州牧置刺史傳云朔方刺史誤也當從本紀作朔方牧觀下文云通

謂伋爲并州牧則是時安得有刺史耶

各騎竹馬道次迎拜錢大昭曰周本馬下有于字案官本馬下亦有於字

伋謂別駕從事錢大昭曰刺史行部則別駕從事奉引錄

杜詩傳字君公君公東觀記同官本作公君誤例

聞賊規欲北度集解惠棟曰規當作規至謀也案國策齊無天下之規章注規謀也

晉書石勒記載張寶曰宜及其未有備密規進據平城卽密謀也禮備行其規爲有如此者孔疏釋爲規度所爲之事規與度

皆器名引伸皆有謀義猶籌算字也

造作水排鑄爲農器注今激水以鼓之也今兩漢博聞引同官本作今案魏志韓暨爲監

冶鑄者舊時治作馬排每用馬百匹更作人排又費功力暨乃因長流爲水排利益三倍知暨法亦本於詩耳水排卽今水碓

章懷以棄舊之吹炭爲言蓋著排名所由起排當作棄古字通而其法本自治人發明今用水激則有異也

用也錢大昭曰排古字棄俗字

孔奮傳市日四合注周禮曰大市日創而市百族爲主朝時而市

百賈爲主夕時而市販夫販婦爲主官本朝時上有朝市二字夕時上有夕市二字與今

周禮文合

張堪傳麥穗兩岐集解通鑑胡注至故以爲瑞錢大昭曰通鑑穗作秀

足富十世富袁紀同官本作富非

拜顯爲魚復長注故城在今夔州人復縣北赤甲城是柳從辰曰唐地理志

貞觀二十三年改人復爲奉節此不得仍稱人復案章懷作注於釋地多承用隋代舊名所見已多蓋新更之名尙無圖經可

據其相助爲理者仍爲隋時事者沿襲用之未及改正不足爲異也

廉范傳不禁火民安作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作作厝案今聚珍本東觀記作作

厝作厝增三字皆與火禱通協承上夜作言以作爲長

平生無穠今五稔

侯康曰華陽國志作來時我單衣去時重五稔

王堂傳遷穀城令

錢大昭曰漢制大縣置令小縣置長此云穀城令而張遷碑則稱穀城長蓋縣之大小亦時有

更易也

豈可為權寵阿意已死守之注阿曲也

官本注在阿意下

曾孫商益州牧劉焉已為蜀郡太守有治聲集解惠棟曰華陽國

志至皆至州右職

侯康曰蜀志許靖傳注引益州耆舊傳劉璋辟商為治中從事荆州牧劉表及備者宋忠

咸聞其名遺書與商敘致殷勤許靖號為臧否至蜀見商而稱之曰設使商生於華夏雖王景興無異也璋以商為蜀郡太守修學廣農百姓便之在郡十載卒於官案此與華陽國志說合是商為蜀郡太守實不在焉時

蘇章傳曰折折權豪忤旨坐免集解先謙曰官本上折作摧是

錢大

昭曰上折闕本南監本均作摧

太原郭林宗聞而論之

錢大昭曰何休稱名而郭泰稱字蔚宗避家諱

羊續傳太山平陽人也集解洪亮吉日平陽縣中興時省

錢大昭曰續志

泰山郡無平陽前志泰山郡有東平陽案春秋宣八年城平陽
杜注今泰山有平陽縣梁履繩曰魯有兩平陽此東平陽也在
今泰安府新泰縣西北四里蓋據一統志新泰縣西北有平陽
故城也前志泰山郡之平陽別之曰東知相承已久晉武泰始
中改爲新泰洪亮吉補三國疆域志東平陽漢舊縣中興後省
魏復立晉書羊祜傳以泰山郡平陽等五縣爲南城郡是東平
陽亦可止稱平陽則尙未改新泰
時仍稱平陽則尙未改新泰

祖父侵集解惠棟曰一作祿

侯康曰一作浸鄧騭傳推進天下賢士何照祿諷羊浸李邵陶敦等卽其

人也御覽二百五十二引李邵別傳亦作浸案官本鄧騭傳仍作祿

後安風賊戴風作亂注安風縣屬廬江郡

安風續志爲侯國今潁州府霍邱縣西南一百

三十里并見李憲傳集解

舉組袍以示之集解惠棟曰

至

天下清苦羊興祖

興原謫續據本傳正侯康曰惠

引出御覽六百九十三然續字興祖非字續祖三君入後錄又云天下清苦羊嗣祖則以此事屬之羊陟疑古今善言誤也案惠引御覽作續祖未加辨正蓋偶有不照

賈琮傳東郡聊城人也注聊城今博州縣

今東昌府聊城縣西北十五里

垂赤帷裳集解惠棟曰風俗通至赤帷持節者重導

錢大昭曰詩淇水湯湯漸

車帷裳注帷裳童容也其上有蓋四方旁垂而下謂之襜褕宗賜荊州刺史郭賀三公之服敕行部去襜褕使百姓見其容服

以章有德明當時刺史之車皆有之

迺命御者褰之

案刺史車帷非奉敕書不敢去故但褰之

陸康傳除高成令注高成縣屬渤海郡也集解先謙曰今天津府

鹽山縣東北三十里

謹案續志勃海郡有高城侯國無高成縣然黨錮傳巴肅勃海高城人也注云高城

縣故城在今滄州鹽山縣南似高成固卽高城矣改縣爲侯國續志蓋就其後言之

樊宏陰識列傳第二十二

宏子儼 族曾孫準

後漢書三十二

宋

宣

城

太

守范

畦

撰

唐

章

懷

太

子

賢

注

王先謙集解

樊宏字靡卿南陽湖陽人也世祖之舅其先周仲山甫封於樊因

而氏焉

樊今襄州安養縣也集解惠棟曰王符潛夫論云昔仲山甫亦姓樊諡穆仲封于南陽南陽者在今河內後有樊頌

子續漢書云仲山甫封于樊因氏國焉爰自宅陽徙居湖陽

爲鄉里著姓父重字君雲世善農

稼好貨殖重性溫厚有法度三世共財子孫朝夕禮敬常若公家

其營理產業物無所棄課役童隸各得其宜故能上下勦力財利

歲倍至乃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其所起廬舍皆有重堂高閣陂渠

灌注

鄆元水經注曰湖水支分東北爲樊氏陂東西十里南北五里亦謂之几亭陂東樊氏故宅樊氏既滅庾氏取其陂故諺

曰陂汪注下田夏樊氏失業庾氏昌其陂至今猶名爲樊陂在今鄧州新野縣之西南也集解先謙曰官本几作凡又池魚

虛受堂

牧畜有求必給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起厩舍高棧通關開州南注竹木成林六畜牧放魚鴈梨果檀棘桑麻閉門

成市兵弩器械貨至百萬其興工造作爲無窮之巧不可言富擬封君世祖之少數歸外氏及之長安齎送甚至先謙曰不可言上疑脫當欲作器物先種梓漆時人嗤之然積已歲月皆得其用向

之笑者咸求假焉貨至巨萬而賑贍宗族恩加鄉閭外孫何氏兄

弟爭財重恥之曰田二頃解其忿訟縣中稱美推爲三老年八十

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債家聞者皆慙爭

往償之

債音側界反集解先謙曰官本債並作責

諸子從勅竟不肯受宏少有志行王

莽末義兵起劉伯升與族兄賜俱將兵攻湖陽城守不下賜女弟

爲宏妻湖陽由是收繫宏妻子令出醫伯升

集解先謙曰官本醫作辟考證云辟字一

本作醫注曉喻也

宏因留不反湖陽軍帥欲殺其妻子長吏曰下共相謂

曰樊重子父禮義恩德行於鄉里雖有罪且當在後會漢兵日盛

湖陽惶急未敢殺之遂得免脫更始立欲召宏爲將宏叩頭辭曰

書生不習兵事竟得免歸與宗家親屬作營壘自守老弱歸之者

千餘家時赤眉賊掠唐子鄉多所殘殺欲前攻宏營宏遣人持牛

酒米穀勞遺赤眉赤眉長老先聞宏仁厚皆稱曰樊君素善且今

見待如此何心攻之引兵而去遂免寇難世祖卽位拜光祿大夫

位特進次三公建武五年封長羅侯長羅縣名屬陳留郡故城在今滑州匡城縣東北集解洪

亮吉曰案此縣亦中興時省十三年封弟丹爲射陽侯在射水之

先謙曰今大名府長垣縣北射陽侯在射水之

日此水西南流射水注之水出射城北建武十三年封樊重少子

丹爲射陽侯卽其國也案臨淮郡別有射陽縣疑遠非此地也集

解洪亮吉曰水經注謝水出謝城詩所謂申伯番番旣入于謝是

也世祖封丹爲射陽侯卽其國是射字本作謝無由與臨淮之射

陽縣混注所引不知何本且旣云非臨淮之射陽又注云縣在射

水之陽亦誤惠棟曰樊毅碑云謝陽之孫古謝字作射注誤先謙

日注此亦誤此一統志河南汝甯府古蹟云謝城在羅山縣西兄

子尋玄鄉侯族兄忠更父侯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從子冲更十五

年定封宏壽張侯十八年帝南祠章陵過湖陽祠重墓追爵諡爲

壽張敬侯立廟於湖陽車駕每南巡常幸其墓賞賜大會宏爲人謙柔畏慎不求苟進常戒其子曰富貴盈溢未有能終者吾非不

喜榮執也天道惡滿而好謙前世貴戚皆明戒也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人道惡

盈而好謙也

保身全己豈不樂哉每當朝會輒迎期先到俯伏待事時

至迺起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每當朝會輒俯伏須漏盡雖令不朝恐有謬誤猶晨詣闕上以是尤重之帝聞之常

勅騎臨朝迺告勿令豫到宏所上便宜及言得失輒手白書寫

毀削草本公朝訪逮不敢眾對宗族染其化未嘗犯法帝甚重之

及病困車駕臨視留宿問其所欲言宏頓首自陳無功享食大國

誠恐子孫不能保全厚恩令臣魂神慙負黃泉願還壽張食小鄉

亭帝悲傷其言而竟不許二十七年卒遺勅薄葬一無所用己爲

棺柩一臧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臧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各自一延道通鑑胡注古夫婦合葬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是也同墳異臧自宏始

帝善其令

呂書示百官因曰今不順壽張侯意無呂彰其德且吾萬歲之後

欲呂爲式賻錢千萬布萬匹諡曰恭侯集解王補曰建光十八年

七年宏卒諡曰恭侯范書甚明而通鑑胡注宏帝追諡重爲敬侯及二十

帝舅也諡敬侯曰恭侯溫公避國諱也大誤贈呂印綬車駕親

送葬子儵嗣帝悼宏不已復封少子茂爲平望侯平望縣屬北海郡故城在今青

州北海縣西北俗名平望臺也集解先謙曰注見安帝紀樊氏侯者凡五國明年賜儵弟鮪及

從昆弟七人合錢五千萬

論曰昔楚頃襄王問陽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對曰假人不德不

責食人不使不役親戚愛之眾人善之假貸人者不自以爲德不

役之故眾人稱善也說苑曰楚王問莊辛之言也集解劉放曰注

食善人者不使役之案食人而已何故輒擇善人明此是養字或

云當云善若迺樊重之折契止訟其庶幾君子之富乎分地曰用

天道集解惠棟實廩呂崇禮節管子曰倉廩取諸理化則亦可曰

施於政也與夫愛而畏者何殊間哉左傳曰是以其人畏而愛之

反覓

儵字長魚

集解劉攽曰樊儵字長魚案儵非魚類與名不合疑本是儵字儵即魚名可為字也又案儵弟名鮪知作儵無

疑惠棟曰莊子儵魚之儵亦作儵徐邈音條李軌音由則知儵儵古字通也郭顯卿字指曰儵煥電光也又春秋傳公子取季隗生

伯儵陸德明云儵直由反本又作儵謹約有父風事後母至孝

音同周壽昌曰東觀記作儵不作儵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

惠棟曰東觀記儵事母至孝母病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自支癯晝夜匍匐不離左右至為吮癯

世祖常遣中黃門朝暮送餽粥也服闋就侍中丁恭受公羊嚴

氏春秋嚴彭祖也建武中禁網尚濶諸王既長各招引賓客曰儵外戚

爭遣致之而儵清靜自保無所交結及沛王輔事發貴戚子弟多

見收捕儵曰不豫得免帝崩儵為復土校尉復土校尉主葬事復土於壙也永平

元年拜長水校尉與公卿雜定郊祠禮儀曰識記正五經異說

蘇輿曰經緯之雜蓋始于此自光武以識記成業于是張純請建辟雍自言案七經議其後曹充請制禮樂博引識文曹褒次序禮

事雜以五經識記賈逵且引圖識證左氏起北海周澤琅邪承宮

廢學矣鄭君時以識記說經亦風氣使然也

竝海內大儒儵皆曰爲師友而致之於朝上言郡國舉孝廉率取

年少能報恩者耆宿大賢多見廢棄宜勅郡國簡用良俊

集解周壽昌曰

後順帝陽平初年尚書令左雄立孝廉限年課試法云自今孝廉
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有
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帝從之班下郡國皆本樊儵此又議刑辟
言也當時儵此言顯宗雖從之未能立法故尚不行

宜須秋月曰順時氣顯宗竝從之二年曰壽張國益東平王徙封

儵燕侯

燕縣名屬東郡集解先謙曰在今衛輝府延津縣北

其後廣陵王荆有罪帝曰至親

悼傷之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事竟奏請誅荆引見

宣明殿

集解惠棟曰殿在北宮

帝怒曰諸卿曰我弟故欲誅之卽我子卿等

敢爾邪儵仰而對曰天下高帝天下非陛下之天下也春秋之義

君親無將將而誅焉

公羊傳之文也將者將爲弑逆之事也

是曰周公誅弟季友鳩

兄經傳大之

周公之弟管蔡二叔流言於國云周公攝政將不利於成王故周公誅之左傳曰周公殺管叔而縶蔡叔

夫豈不愛王室故也杜預注曰縶放也又曰魯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公子般友遂鳩叔牙殺之公羊傳曰季子殺母兄何善其誅不

得避兄君臣之義也上繫音蘭集解劉放曰案臣等曰荆屬託田弟陞

下留聖心加惻隱故敢請耳如今陛下子臣等專

誅而已步專謂不請也集解惠棟曰專誅謂如呂帝歎息良久儵益

曰此知名集解先謙曰荆傳有司其後弟鮪為子賞求楚王英女

敬鄉公主儵聞而止之曰建武時吾家竝受榮寵一宗五侯謂宏

羅侯弟丹射陽侯兄子尋立鄉侯族兄忠更父侯宏又封壽張侯

也集解洪亮吉日案五侯宜為壽張射陽立鄉更父及少子茂為

平望侯若長羅則改封壽張安得析之為二註誤惠棟曰宏傳云

建武二十七年帝復封少子茂為平望侯樊氏侯者凡五國則五

侯當數平望宏不得兼二侯也騎都尉樊君碑云則壽張不兼二

侯受茅土封寵五國壽張以功德加位特進云云但曰貴寵過盛

矣明時特進一言女可曰配王男可曰尙主但曰貴寵過盛

即為禍患故不為也且爾一子奈何棄之於楚乎鮪不從十年儵

卒贈賻甚厚諡曰哀侯帝遣小黃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

亡失官錢典負者典謂主典負謂欠負坐死及罪徙者甚眾遂委責於人曰

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為姦儵常疾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餚醇膠

酒汁滓每輒擾人吏曰為利儵竝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

具曰聞帝覽之而悲歎勅二部竝令從之集解先謙曰儵諫顯宗賜朱浮死事未章著見

浮長子汜嗣曰次子柳梵為郎集解周壽昌曰案下止云梵字文高無柳字東觀記同是明衍柳字

蓋林旁涉梵字頭邑涉郎字旁而誤也其後楚事發覺帝追念儵謹恪又聞其止鮪

婚事故其諸子得不坐焉梵字文高為郎二十餘年三署服其重

慎三署解見和帝紀也集解惠棟曰東觀記梵為郎每當直事常晨駐車待漏雖在閑署冠帶不解于身每齋祠恐失時張燈俯

伏為郎二十三載未嘗被奏先謙曰官本注末無也字悉推財物二千餘萬與孤兄子官至

大鴻臚汜卒子時嗣時卒子建嗣建卒無子國絕永寧元年鄧太

后復封建弟盼盼卒子尙嗣初儵刪定公羊嚴氏春秋章句世號

樊侯學教授門徒前後三千餘人集解蘇輿曰張霸從儵受嚴氏公羊春秋以儵刪嚴氏春秋辭

繁減定為二十萬言弟子潁川李修九江夏勤皆為三公勤字伯

更名張氏學見霸傳後漢書三十二 五

宗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勤家貧作履供食常竹一星履磨勤
不賣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勤家貧作履供食常竹一星履磨勤
勤責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勤家貧作履供食常竹一星履磨勤
取其直也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勤家貧作履供食常竹一星履磨勤
因棄不食集解惠棟曰謝承書云勤家貧作履供食常竹一星履磨勤
為京宛二縣令零陵太守所在有理能稱安

帝時位至司徒

準字幼陵宏之族曾孫也

準或作淮集解惠棟曰案東觀記作淮周壽昌曰據此唐初已出淮字或謂宋

避蔡準寇準諱始用淮代準稱平準務者非也字林久部準平也
與準同漢桐柏淮源廟碑淮則大聖是漢已出淮字又不止樊準
之名然亦鄉壁虛造之字也字林淮字郭忠恕佩觿古今韻會皆
引之玉篇及漢隸字源云準俗作淮廣韻集韻並云淮俗準字正
韻軫部準準兩字並存父瑞好黃老言清靜少欲準少勵志行修
則以淮準之重文也

儒術曰先父產業數百萬讓孤兄子永元十五年和帝幸南陽準

為郡功曹

集解惠棟曰案東觀記準先為別駕從事監職公正不發私書世稱冰清

召見帝器之拜郎

中從車駕還宮特補尚書郎鄧太后臨朝儒學陵替準迺上疏曰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曰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孳孳為善

孟子曰雞

鳴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徒也集

成王賢主崇明師傅

尚書曰召公為保周

解先謙曰官本注孜孜作孳孳

公爲帥相成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集解惠王爲左右也

觀記載準疏云羣雄擾東西誅戰不逞敗處然猶投戈講藝息馬于冀州旌旗亂于大澤

論道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云光武數召諸將置酒賞賜坐席之間以要其死力當此之時賊愾日以百數憂不可勝上猶以餘

閒講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

而垂情古典集解惠棟曰皇覽聖賢冢墓記云漢明帝時公卿大

聞昭王與呂不韋好書皆以書葬王至尊不韋久貴冢游意經藝

皆以黃腸題湊處地高燥未壞臣願發昭王不韋冢

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竝聽四方欣欣闕里之化矍相之

事誠不足言孔子闕里人也禮記云孔子射又多徵名儒曰充禮

官如沛國趙孝琅邪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安車坐乘之車也告歸謂

休假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已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

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皤皤白首貌也音步河反書曰皤皤良士

華不得又訓白華黑白相雜之貌也禮玉藻大夫元華注華黃色也陳蕃傳蕃愕之操華首彌固注引新序齊宣王對闕邱邱曰夫

士亦華髮墮顙而後可用故世亦謂之華顙每譙會則論難衍衍共求政化術術和詳

寬羣言譬如振玉孟子曰金聲而玉振之也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

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集解惠棟曰前書儒林傳期門

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章句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眾百數開門謂開一家之說化自聖

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訾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肅清上

下無事是已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今學者蓋少集解劉攽曰案文蓋當作

益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集解惠棟曰漢高朕修周公禮殿記云禮壞樂崩風俗混亂誦讀已絕倚

席離散儒者競論浮麗忘饗饗之忠習談談之辭談談謂言也音踐前書曰昔秦穆公

說談談之言也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詆亦欺也集解惠棟曰前書廷尉論律云詔書無以詆欺成罪

師古曰詆毀也音丁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已致苛刻左傳曰鄭

人鑄刑書叔向使貽子產書曰今子相鄭立誘政鑄刑書人知爭

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鄭其敗乎杜預注云

錐刀喻小事也昔孝文寶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已

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

車曰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

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如此則延預者日有所見傾耳

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述先帝進業之道周易曰君子進德修業太后深

納其言是後屢舉方正敦樸仁賢之士準再遷御史中丞集解惠棟曰東

觀記執憲御下舉永平之初集解孫人龍曰明帝永平元年戊午正非法百僚震悚

年前既云永元十五年準為郡功曹上復云遷御史中丞則此安得復云永平之初當是安帝永初之初耳連年水旱

災異郡國多被飢困準上疏曰臣聞傳曰飢而不損茲曰太厥災

水洪範五行傳之文也言下人飢饉君春秋穀梁傳曰集解惠棟

四年五穀不登謂之大侵大侵之禮百官備而不製官職備列不

傳也惠棟曰傳登羣神禱而不祠禱請而已無祭祀也集解惠棟曰范

作升備作布甯云周書大荒有禱無祠案見羅匡解祠由是言之調和陰陽實在儉節朝廷雖勞心元元事從省約

而在職之吏尚未奉承夫建化致理

集解官本考證云致字監由本誤作之今從宋本改正

近及遠故詩曰京師翼翼四方是則

韓詩之文也

今可先令太官

尙方考功

集解劉攽曰案功當作工考工官名見前書

上林池籩諸官實減無事之物

前書百官表曰少府掌山海池澤之稅屬官有太官考工尙方上林中十池監也太官掌膳飲食考工主作器械尙方主作刀劍器物纂者於池苑中以竹錦聯之爲禁籩也其減謂實覆其數減之也集解王會汾曰宋本竹字下有帛字案此謂以竹爲藩籬耳帛何所用之當因下有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五府謂太綿字故誤也從諸本刪五府調省中都官吏京師作者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通鑑發也省減也中都官吏在京師之官吏也作謂營作者也集解通鑑胡注是時不拜大將軍獨鄧騭爲車騎將軍如此則化及四方人勞省息伏見被災之郡百姓凋殘恐非

賑給所能勝贖雖有其名終無其實可依征和元年故事

武帝征和元年

詔曰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桑無乏武備而已集解通鑑胡注案此乃征和四年詔也征和元年當有遣使慰安故事

遣使持節慰安尤困乏者徙置荆揚孰郡既省轉運之費且令百

姓各安其所今雖有西屯之役宜先東州之急

時先零羌斷隴道大爲寇害遣車騎

將軍鄧騭征西校尉任尚計之故曰西屯役也東州謂冀充如遣州時又遣光祿大夫樊準呂倉分冀充二州廩貸流人也

使者與二千石隨事消息悉留富人守其舊土轉尤貧者過所衣

食誠父母之計也衣音於既反食音飮集解先謙曰官本注飮作詞願曰旨下公卿平議

太后從之悉曰公田賦與貧人集解通鑑胡注賦布也即擢準與議郎呂倉

竝守光祿大夫準使冀州倉使兖州準鄒開倉稟食稟給集解先謙曰官本稟

並作廩慰安生業流人咸得蘇息還拜鉅鹿太守時飢荒之餘人庶

流迸家戶且盡準課督農桑廣施方略朞年間穀粟豐賤數十倍

而趙魏之郊數為羌所鈔冪準外禦寇虜內撫百姓郡境曰安五

年轉河內太守時羌復屢入郡界準輒將兵討逐修理塙壁說文塙

小障也威名大行視事三年曰疾微三轉為尚書令明習故事集解惠棟

日東觀記云明習漢家故事周密畏慎遂見任用元初三年代周暢為光祿勳五年

卒於官

陰識字次伯南陽新野人也光烈皇后之前母兄也其先出自管仲管仲七世孫修自齊適楚爲陰大夫因而氏焉秦漢之際始家新野及劉伯升起義兵識時游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伯升迺曰識爲校尉更始元年遷偏將軍從攻宛別降新野淸陽杜衍冠軍胡陽

五縣竝屬南陽郡也集解先謙曰胡當作胡

年更始封識陰德侯行大將軍事建武元年光武遣使迎陰貴人

於新野并徵識識隨貴人至曰爲騎都尉更封陰鄉侯二年已征

伐軍功增封

集解惠棟曰謂與吳漢等破檀鄉賊也

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將帥有

功者眾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已示天下帝甚美之曰爲關

都尉鎮函谷遷侍中已母憂辭歸十五年定封原鹿侯

原鹿縣屬汝南郡俗

本鹿作麋者誤集解先謙曰今潁州府阜陽縣南

及顯宗立爲皇太子已識守執金吾輔

導東宮帝每巡郡國識常留鎮守京師委已禁兵入雖極言正議

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帝敬重之常指識曰勅戒貴戚激厲左

右焉識所用掾史皆簡賢者

集解惠棟曰續漢書云識常慕仲山甫匪躬之節所用掾史皆天下俊哲

如虞廷傳寬薛愔等多至公卿校尉顯宗卽位拜爲執金吾位特

進永平二年卒贈曰本官印綬諡曰貞侯子躬嗣躬卒子璜嗣永

初七年爲奴所殺無子國絕永甯元年鄧太后曰璜弟淑紹封淑

卒子鮪嗣躬弟子綱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云綱父永明帝時爲侍中

女爲和帝皇后封綱

吳房侯

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防侯云是時綱上疏辭位以特進侯就第綱弟鳳爲郎中

位特進三子軼

輔敞皆黃門侍郎后坐巫蠱事廢綱自殺輔下獄死軼敞徙日南

識弟興

興字君陵光烈皇后母弟也爲人有膂力建武二年爲黃門侍郎

守期門僕射典將武騎從征伐平定郡國興每從出入常操持小

蓋障翳風雨

集解惠棟曰周禮王后輦車有羽蓋鄭康成云以羽作小蓋爲翳日又輪人注云乘輿無蓋賈公彥云凡

蓋所以表尊躬履塗泥率先期門集解先謙曰東觀記云泥塗狹亦所以禦雨

光武所幸之處輒先入清宮甚見親信雖好施接賓然門無俠

客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居則博觀五經訪問政事尊賢下士廣求得失獻善替否薦達後進好施接人門無俠客通鑑胡注西都

之門至於此時亦有杜保王磐之徒集解惠棟曰袁後為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

谷鮮于裒集解惠棟曰袁後為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

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與厚善已為華而少實但私之已財終不為

言是已世稱其忠平集解惠棟曰東觀記與盡忠竭思不以私好害公義第宅苟完裁蔽風

雨集解惠棟曰袁宏紀與嘗稱豐屋之戒九年遷侍中賜爵關內

侯帝後召興欲封之置印綬於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陣之

功而一家數人竝蒙爵土令天下缺望誠為盈溢缺音羌志反前書音義曰缺猶

冀也一音決猶望之也集解何若瑤曰史索隱缺望猶怨望也臣

文選吳都賦引臣瑣注謂相缺而怨望也此不當作冀望解

蒙陛下貴人恩澤至厚富貴已極不可復加至誠不願帝嘉興之

讓不奪其志貴人問其故興曰貴人不讀書記邪亢龍有悔

易乾卦上

九爻曰亢龍有悔窮之災也亢極也龍以喻君言居上體之極則有悔吝之災也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

嫁女欲配侯王取婦眄睨公主惡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

足夸奢益為觀聽所譏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

集解通鑑胡注以器俯而取水曰挹

人之謙下卒不為宗親求位十九年拜衛尉

集解汪文臺曰初學記十二引續漢書云

陰興為衛尉每諸將遠出征身行勞問無所愛惜御覽二百三十同亦輔導皇太子明年夏帝風眩

疾甚後曰興領侍中

集解惠棟曰東觀記二十年六月上風眩黃痺病發甚以衛尉關內侯陰興為侍中陳景

雲曰後當作復興前受顧命於雲臺廣室

尚書曰成王將崩命召公作顧命孔安國注云

臨終之命曰顧命洛陽會疾瘳召見興欲曰代吳漢為大司馬興

叩頭流涕固讓曰臣不敢惜身誠虧損聖德不可苟冒至誠發中

感動左右帝遂聽之二十三年卒時年三十九興素與從兄嵩不

相能然敬其威重

集解惠棟曰張方賢楚國先賢傳陰嵩字文玉衛尉興之從祖兄也少喪父母與叔父居恭謙

婉順溫良節儉王莽末義兵起乃與叔父興疾病帝親臨問曰政
避世蒼梧後徵拜謁者以叔父憂去官

事及羣臣能不興頓首曰臣愚不足已知之然伏見議郎席廣集解

通鑑胡注姓譜云席其先謁者陰嵩竝經行明深踰於公卿興沒
姓籍遊項羽諱改姓席氏

後帝思其言遂擢廣為光祿勳嵩為中郎將監羽林十餘年已謹

勅見幸顯宗即位拜長樂衛尉遷執金吾永平元年詔曰故侍中

衛尉關內侯興典領禁兵從平天下當曰軍功顯受封爵又諸舅

比例應蒙恩澤興皆固讓安平里巷輔導朕躬有周昌之直前書

昌沛人也為御史大夫為人強力敢直言極諫也在家仁孝有曾閔之行不幸早卒朕甚

傷之賢者子孫宜加優異其曰汝南之鮑陽封興子慶為鮑陽侯

鮑陽故城在今豫州新蔡縣北在鮑水之陽也音鮑鮑解惠棟曰公羊

之義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先諫曰鮑陽在今汝南府

新蔡縣東慶弟博為潁強侯潁強縣屬汝南郡在潁水之北集解

北七十里縣書市里誹謗聖政今上每思犯奪爵土以弟員嗣陰氏袁宏紀

建初元年三月丙午博坐驕溢免為庶人四月丙戌詔復封興子

員為驪強侯先謙博弟員丹竝為郎慶推田宅財物悉與員丹
員丹解

日注見堅鍾傳惠棟曰張瑩漢南記云慶以明尚書修儒術推居第園帝曰慶義

田奴婢錢悉分與員丹慶但佩白綬而已當代稱之讓擢為黃門侍郎行義敦密褒顯朝廷以勵親戚擢為羽林右監

慶卒子琴嗣建初五年興夫人卒肅宗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即墓

賜策追諡興曰翼侯琴卒子萬全嗣萬全卒子桂嗣案雜事祕辛

云侍中萬全大鴻臚桂興弟就嗣父封宣恩侯後改封為新陽侯

祕辛偽書未可取信新陽縣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真陽縣西南集解官本考證云

監本作屬汝郡脫南字又故城監本誤作故地今俱從宋本改正

先謙曰注就善談論朝臣莫及集解惠棟曰袁宏紀馬太后詔云

見公主傳就善談論朝臣莫及新陽侯雖剛強微失理然有方略

據地談論然性剛傲不得眾譽集解惠棟曰袁宏紀就剛顯宗即

位曰就為少府位特進就子豐尚鄴邑公主光武公主驕妬豐亦

狷急音狷疾也永平二年遂殺主被誅父母當坐皆自殺國除帝曰

舅氏故不極其刑陰氏侯者凡四人初陰氏世奉管仲之祀謂為

相君宣帝時陰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臘日晨炊而竈神形見維五行書

日竈神名禪字子郭衣黃衣夜被髮從竈中出知其名呼之可除凶惡宜市猪肝泥竈令婦孝集解惠棟曰東觀記子方以累積思

德為神子方再拜受慶家有黃羊因已祀之集解惠棟曰杜公瞻荆楚歲時記注云以

黃犬祭之自是已後暴至巨富田有七百餘頃與馬僕隸比於邦

謂為黃羊君子方常言我子孫必將彊大至識三世而遂繁昌集解惠棟曰子方識曾祖

父見東故後常曰臘日祀竈而薦黃羊焉

觀記贊曰權族好傾后門多毀樊氏世篤陰亦戒侈恂恂苗胤傳龜襲

紫恂恂恭順貌也公侯皆紫綬金印龜鈕見應劭漢官儀

後漢書集解卷三十二校補

樊宏傳十三年封弟丹爲射陽侯集解惠棟曰樊毅碑云謝陽之

孫古謝字作射注誤

案東觀記載宏建武十三年封謝侯此蓋即宏弟丹封謝陽侯之駁文陰識爲帝后

兄元年已更封若宏者從龍最早且爲帝元舅不應至十三年始受侯封也

遺勅薄葬至傷孝子之心

侯康曰金樓子云樊靡卿言葬禮惟約沐浴並終制令掘塹氣絕令兩人舉尸

即塹止婦人之送禁弔祭之賓後亡者不得入藏不得封樹

詔儵與羽林監南陽任隗雜理其獄

錢大昭曰隗傳作羽林左監此脫左字

季友鵠兄注魯莊公有疾叔牙欲立公子般友遂鵠叔牙殺之

案

牙乃欲立公子慶父而殺公子般故季友鵠之欲立公子般者乃季友非叔牙注說誤

一宗五侯注兄子尋玄鄉侯

官本注兄子下衍弟字

以次子柳梵爲郎集解周壽昌曰案下止云梵字文高

至是明衍

柳字

柳從辰曰袁紀亦云以儵兩子柳梵爲郎與本傳合周說非也

如沛國趙孝錢大昭曰孝傳但言其節行不著其為名儒史失之疏

五年卒於官錢大昭曰五年開本作其年

陰識傳如虞廷傳寬薛愔等多至三公廷官本作延案虞延傳延仕執金吾府在建武初陰

識守執金吾在顯宗立為皇太子時乃建武十八年以後事其時延外仕久矣建武二十四年延為洛陽令收考陰氏客馬成

誅之怒為陰氏所中傷其非陰識掾吏甚明虞廷自別一人官本混為虞延誤也

興皆固讓官本無皆字

封與子慶為餽陽侯注餽陽至音紂侯康曰餽音紂本孟康漢書

洪氏漢魏音云餽無紂音當是孟康反作紂紅傳寫脫誤錢少詹大昕校亦同然玉篇廣韻已有紅紂二音則其誤早在唐前

故章懷小顏俱音紂也